



网络情缘系列之一

夜心童话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I247.5
2699

I247.5

2699



夜心童话

梅子 著

017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夜心童话 (第1辑)

主编: 董旭

作者: 梅子

责任编辑: 董旭

责任校对: 李蔓茜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联系电话: 0431-5638611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印刷: 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59

字数: 22200千字

版次: 2004年4月第一版

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册

书号: ISBN 7-5601-2870-X/H·285

定价: 195.00 (全30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网络情缘 | 016 | 这么近……那么远 |
| 002 | 59分情人 | 017 | 夜心童话 |
| 003 | 就是喜欢你 | 018 | 瘦月亮(上) |
| 004 | 青春的派与等待 | 019 | 瘦月亮(下) |
| 005 | 匆匆岁月留影 | 020 | 眷恋 |
| 006 | 江南雁(上) | 021 | SWEER情郎 |
| 007 | 江南雁(下) | 022 | e网情深 |
| 008 | 因为爱,所以爱 | 023 | 向你借幸福 |
| 009 | 你是我的爱人 | 024 | NG师生恋 |
| 010 | 青涩年代 | 025 | ITALY狂情曲 |
| 011 | 我本纯情(上) | 026 | K-PAX |
| 012 | 我本纯情(下) | 027 | 深夜的蛾(上) |
| 013 | 寂寞如唇 | 028 | 深夜的蛾(下) |
| 014 | 网络女精灵 | 029 | 柔冬漫雪 |
| 015 | 虚拟娃娃 | 030 | 时空异恋 |

夜心童话

“糟糕，都5点了，雨菲她肯定等急了。”夜莺焦急地看了一下表，拉着行李箱，一路小跑出了飞机场。

唉！该怎么说呢，这个夜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男孩子脾气。五年前出国时，老妈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她别风风火火的。后来全家举迁美国，老妈在身边整天啰嗦着，她依旧改不了男孩子脾气。五年后的今天，她竟然拖着行李箱、穿着超短裙、蹬着高跟鞋，跑出了飞机场，慌里慌张的，也不顾淑女形象。让老妈看见，一定会气个半死。

夜莺唏嘘地出了大门，顾不得休息，急急地向人群中张望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雨菲、雨菲……”雨菲是她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。十九岁那年，夜莺出国时和她好抱头痛哭呢。不过，雨菲命好，去年嫁了一个公司的总裁，听说人长得还挺帅。五年没和老朋友相聚，真急着见面，前天和雨菲打电话时，还哭了好一阵呢。

“完啦，雨菲等不及走了！”夜莺望着寥寥人影的侯机大厅，颓唐地坐在行李箱上，两手托着腮鬓，双眼茫然地望着前方，心里说不出个啥滋味，一声也不响。她实在想不明白，雨菲是那样想见她，怎么就一会儿也等不了。她真的好失望、好伤心！

杨漠面对匆匆行人东张西望，心里很焦急。雨菲让他接一个叫夜莺的女孩，可是飞机应该4点半就到了，怎么就找不着人哪？不过，又怎么找呢？就算是有个叫夜莺的女孩

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敢认人。因为雨菲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她今天要开个急会，脱不了身，不能去接夜莺。杨漠还没来得及问夜莺长得什么样儿，雨菲就把电话挂了。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夜莺长的什么样儿，只是听雨菲说，她是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，长了一张可人的娃娃脸。

可是在杨漠面前晃动着的脸像中，让怎么去寻找这个快 25 岁——还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夜莺呢，难道能一个个去问人家？算了！可能夜莺改乘明天的班机，接不到人，回去准备着挨骂就是了。

杨漠朝着大门口走去，他心里寻思着怎么回去向雨菲交代，又禁不住回头望了几下。这一下险些踩到了别人的脚上，慌得他连忙转过头来，一个女孩子面露愠色正看着他。他刚想说声“对不起……”忽然又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儿……仔细观察：她气质高雅，身材修长，穿了一件白底点花的纱料超短连衣裙，皮肤白皙，一张鹅蛋脸配上栎色的头发更加可人；那长长的睫毛下面，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，显得那么娇小美丽。他忽然觉得不应该这样死盯着人家，连忙说声“对不起”，转身匆忙离去——因为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太小了，不会有 25 岁。

夜莺刚才被这个人弄糊涂了：冒冒失失、险些踩着了脚，又被莫名其妙地观望，说一声“对不起”扭头就走。真是的，这个人有病！你对不起，说声“对不起”就行了吗！她真想让他站住，论说个明白——

杨漠出了大门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忽然趑趄转过身，径自朝那女孩走去。因为他觉得问一问总比不问强，说不定还真是要接的夜莺呢？

夜莺本来一肚子无名火无处出来，见那个男人转过身向她走来。她想好了，准备不轻不重地奚落他一顿。

临了，好奇地打量起这个男人，她也不清楚怎么回事。这个人：高高个子、身材修长、脸盘凝重、棱角分明、眼睛深邃……给人以想象、给人以欣赏。直到这个人走到她身边，

她才缓过神来。夜莺刚想开口说话……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好。请问您的芳龄……”他倒先说话了。夜莺被问得非常不愿意回答。

“这个人也真是的！”她甚至有点怀疑他了。谁不知道姑娘的年龄不能问！“对不起，我有权利保密。再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能随便问人家年龄呢？真是不懂规矩。”她不带好气地说。

杨漠开口就碰了钉子，既懊丧又不好意思。他真后悔不该这样问话，让人家多心、怀疑……“小姐，您千万别往其他方面想，我问您的年龄是想……”

“你这个人也真是，你问人家年龄是想怎么着？我不理解你的意思，我认为你是不怀好意！”夜莺嘟哝着……“你说什么！”杨漠感到受了侮辱，不由地高声起来。

夜莺吃了一惊。没想到一句话，竟让他发起火来。——这个人还挺有脾气。夜莺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
“请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，我有家有妻有工作，根本没有什么想法。”

他缓了一下。“我问您的年龄，是要接一个朋友，可是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。”

“接朋友，怎么不知道人家什么模样呢？”

“不是我朋友，是我妻子的朋友”杨漠望着夜莺晶莹剔透的眼睛，觉得面前这个女孩子还是挺纯洁善良的。“第一次出远门害怕吧？”

夜莺不知道该怎么说他。谁不知道她从十九岁出国之后，几乎天天和蓝天白云打交道。“先生，我不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而且我早就毕业了，已经工作。”

“是吗，不会吧？您看起来只有十五、六岁样子。”杨漠不无疑惑地说。

“哈哈……十五、六岁——我已经二十多岁了。”

“——二十多岁！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小？”

“老妈生就的我这张娃娃脸。不过，你也不用自卑你的

眼力不够。因为，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。”

杨漠笑了：“唉，我今天没有接到夜莺，倒遇到了一个小黄莺，长了一张厉害的嘴巴。”

“夜莺——你是？……”夜莺睁大眼睛望着这个陌生人，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他怎么认识夜莺？“你认识夜莺？……”

“是……不过……你是——？”杨漠迟疑地说。“哦，是这样，我是夜莺同学的丈夫，叫杨漠。在集团担任总裁，为人正直、办事认真……”

“谁要你说这些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夜莺急不可耐地打断他的话，急火火地问。

“雨菲，她是我的妻子。”

“啊——”夜莺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我就是夜莺。”

杨漠一听，兴奋地握住夜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果真没有猜错。不过，你看起来还是很小……”

夜莺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见雨菲，她有一肚子话要对雨菲讲。她打断杨漠的话：“我要见雨菲，要快，我想死她了。”

“别急，咱们这就走。”杨漠拉起行李箱就向停车场匆匆走去。

当夜莺坐上车时，天已近黄昏。西边一抹晚霞，淡淡地笼着大地，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她好困，好想睡觉。但是她克制着自己不能睡。因为她有一肚子话要对雨菲讲，不讲会憋死的。夜莺闭上眼睛，陷入了沉思：

——五年了，爱情在夜莺眼里只是一种期待。从十七岁那年起，爱就已经定格在他那里。五年中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，但她知道的爱依然执着，可他呢？夜莺长叹一声……她期待着明天，她期待着那封闭已久的爱情，或许，她的爱情生命真的就孕育在那个风雨的季节中。

夜莺最终还是睡意朦胧，进入了梦乡。她梦见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里，白雾缭绕，闪烁的星光和月色，照

耀着妩媚地蜿蜒在脚下的静静流水，许许多多美丽的花朵簇拥着她，拥拥挤挤柔软的芳草倚恋着她，宛如沐浴在一片香海之中，心中涌出无限激情难以按捺。她快乐地在花丛中跳舞。跳啊跳——，一会儿，她停下来，唱起了那首婉转动听的《夜莺》。忽然，她发现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，朦朦胧胧看不清楚。于是，她努力地看——是他！是她期待以久的子心——他就站在那里，倾心地听着夜莺的歌……

她面对着子心，含情脉脉地面对着子心……又开始唱起了那首《夜莺》的歌。声音如流水，时缓时急……缓的时候，如潺潺流动的溪水，轻柔而细腻；急的时候，如湍急的浪花，飞溅到天空中，变成一颗颗灿烂多彩的珍珠，凝结到每一朵绽开的花蕊中。……醉了，忙碌的蝴蝶；醉了，辛劳的蜜蜂。她觉得自己已经融进暖暖的空气中，穿透子心身旁缭绕的烟雾——她要见子心，一定要！

她跑向子心。可是，当她迈开脚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花月、蜂蝶……全都消逝了。脚下全是萋萋的野草，子心身边也多了一个女孩。她好紧张，她大喊起来，她要留住子心，谁也不能把他占有。可是，子心还是和那个女孩子跑了。她不甘心，使出浑身力气追。——追啊、追……可是，自己的腿却像灌了铅似的，怎么也跑不动。子心离她越来越远，她急切地哭喊着：“子心、子心、别走！子心——”

“夜莺，醒醒，我们到家了。”杨漠推了推睡梦中的夜莺。夜莺慢慢地睁开睡眼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才发现眼角还挂着泪水，她心想刚才一定做了什么梦。

“夜莺，子心是谁呀？你一直喊着这个名字”杨漠好奇地问。

夜莺莞尔一笑，没有说什么。下了车，才发现天已经黑了。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，一轮明月悬挂东方。夜莺打量着面前这幢房子：这是一幢典型的欧式建筑，淡黄色的灯光映照着雪白的墙壁，给人一种柔和的美感，院子很大，种了不少的花草树木，紫箩藤攀缘而上；含羞草闭上了眼睛；昙花

绽开了笑脸；玫瑰花香沁人心扉；草坪、栅栏、雕塑、夜莺欣慰地笑了。她知道雨菲一定生活得很好——一种羡慕之情涌上心头，其中似乎还带着几分涩涩的酸楚她转过身，问：“雨菲还没有回来吗？”

杨漠正在纳闷儿夜莺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忽然听到夜莺问他。他抬起头，说：“大概是吧。一年来，她特别忙，好像是在研究一个什么科研项目。不过，也该回来了……”杨漠望着远处，宽阔的眉宇拧出一个结。

夜莺觉得雨菲这一生，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嫁了一个好老公。她看着杨漠心神不定地表情，笑着说：“杨漠，你的待客之道就是拒之于门外吧？”

“哎，你看，我忘了。对不起，请进，请进……”杨漠打开门，请夜莺进到屋去。这是个两层小别墅，房内的布置很典雅：楼下是客厅，屋子中间铺了一张长毛的绣满了郁金香的地毯；地毯周围有三对双人沙发和一张紫檀木茶几；屋子的左角摆放着一个水晶色酒柜，里面放满了名酒；旁边还有几个矮几，墙壁四周都打了暗格，射灯闪烁着橘黄色的灯光；正对沙发的墙壁上，还悬挂着一台超薄型壁挂式 19 寸彩电；宽敞的客厅旁边有两间客房、一间厨房，楼上吗——大概就是他们的二人世界了。

夜莺刚坐到沙发上，忽然听到几声鸟叫：多么熟悉的叫声——哦，对了，是“夜莺”的叫声！夜莺兴奋地蹦起来，向杨漠喊到“杨漠，这屋里有“夜莺”吗？我听到它的叫声了。”

“呀，忘了。”杨漠使劲拍了一下脑袋：“小东西饿了一天，一定饿昏了。夜莺你坐会儿，我把它拿下来。”杨漠捧着鸟笼下来，里面舞动着一只灵巧的夜莺，再配以精雕的鸟笼，——呀！夜莺高兴坏了，这无异于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哪！夜莺正仔细地欣赏着，忽然，门铃响了。“一定是雨菲回来了！”夜莺箭似的冲到门前，迅速打开门。是的，是雨菲！夜莺日日夜夜思念的雨菲——

“雨菲！”夜莺紧紧抱着雨菲；“夜莺！”雨菲紧紧抱着夜

莺，俩人象孩子似的，抱头痛哭起来。她们天天想、日日念，五年了，哪一天不在想念哪！

“你们好朋友见面，别光知道哭，就没有急着要说的话吗？”杨漠劝说着。

好一会儿，雨菲搂着夜莺，凄凄地走到沙发前，深情地说：“夜莺，别哭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少话要告诉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也是。”夜莺紧紧握着雨菲的手。

“你们先聊着。今晚，我下厨。”杨漠说完就进了厨房。

这时，笼中的小夜莺又开始叫唱。雨菲连忙把它捧过来，小心地喂食儿。“小夜莺，你看到没有，你的姐姐来了，她也叫夜莺。”

“谁说我是它姐姐，它是我的影子！这样，你每天就可以见到我了。”夜莺依偎在雨菲肩上，“雨菲，你知不知道我和你老公，差一点儿反目成仇。”

“什么？”雨菲瞪大眼睛望着夜莺。

“因为他不认识我，还一直打听我的年龄。让我真的以为他行为不轨呢。”夜莺解释道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他的为人真的不错。”雨菲松了口气，夸奖起来。

夜莺可不愿意了。她嘟囔道：“瞅瞅，瞅瞅，你才嫁人几天呀，就胳膊肘朝外拐，我又没有说他坏，你干嘛那么紧张。哎，哎，杨漠就真的好生厉害，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把你给‘吃’了？”夜莺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接着，俩人捧腹大笑。

“夜莺，你也不小了，还没有意中人吗？”雨菲一面削苹果，一面问道。

“意中人？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些洋鬼子吗？才不呢。看见他们，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。你真的没有意中人？”

夜莺长叹一声，头低下去。刚才那份兴奋劲儿早已烟消云散，情绪也低落下来。“有。”

“谁呀？”雨菲问。

“子心。”

“——子心？”雨菲浑身打了一个颤儿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，削了一半的苹果掉在地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夜莺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没事……没事”

“雨菲快告诉我，子心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或者他已经……？”夜莺几乎没有了声音。

“不不，他没出……事……”

“那他……又有了意中人？”夜莺的问话，好苦好涩。

“是……的，他已经结婚。”雨菲不敢正视夜莺。

“啊……他已经结……婚？！”夜莺茫然地望着雨菲。

“雨菲……这是真的吗？变了、子心他变了、一句话也不说，就什么山盟海誓、什么忠贞不一，全是屁话！我千辛万苦回来为什么、都是为了什么呀！”夜莺悲凄难平，一头扎进雨菲的怀中痛哭起来……

夜莺神情恍恍惚惚，她只是隐隐约约听雨菲劝说着什么，然后，就去接了电话，给杨漠说什么马上要去研究所，让很好照顾夜莺……接着就急忙出门了。

夜莺没有吃饭。任凭杨漠说尽了好话。她好象没了魂似的，神色凄然地、独自一人站在窗前，久久地凝望着苍穹的夜空、凝望着满天的星光，痴痴地、呆呆地、想着什么、想着什么……

她想到自己好孤独、好悲惨。一个女著名高音歌唱家，在舞台上：你是那么光彩动人，其实，那不过是一种外表，内心只是一付空壳；你在事业上成功了，在感情上，你失败了，而且输得好惨、好惨！——夜莺，你可以为了他让老妈失望；你可以为了他放弃前程；你可以为了他飘洋过海——一切、一切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和他在一起。他征服了你的心，他赢得了你的生命。可是……他呢？——他变了！他走了！带走了你的全部。夜莺啊——你得到了什么，你觉得值得

吗？忽然，她又想：路走错了吗？人选错了吗？路是自己走出的，人是自己选择的。既然已经走出、选择，那还需后悔吗？——好了，子心，我不怪罪你。我祝福你，祝福你一路好走！

夜莺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任凭泪水泉涌般地流低喃着、冥思着夜色一片寂静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叫。夜莺的手脚麻木了、心态僵硬了、仿佛所有的东西都死去、都不复存在了……夜莺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《夜莺》：“……小夜莺，我的小夜莺，你的归宿在哪里……”声音是那么凄楚、悲凉……苍茫的夜色也洒下了辛酸的泪水……

一道道金黄色的光柱就象一根根闪亮的绳子，把一轮仿佛被水浸过的、红晕晕的太阳拽上天空。三伏天的阳光，一露面就执拗地炙烤着大地，将热浪泼撒到各个角落，地面像沸腾的水一样，直冒热气，房屋、树木都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。

永晴街上，大老远瞅不见一个人影。夜莺早上六点多，就开始在这条街上徘徊，囊囊的脚步声，缓慢而沉重，她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街上往返走了多少趟。昨天晚上，夜莺彻夜未眠，涔涔的泪水浸湿了枕巾，凌晨不到五点钟，就起床留下一张纸条，拖着疲惫的身躯悄悄走出了雨菲的房门。她低着头，神情恍惚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接连撞了几次电线杆，还直说“对不起”。这条永晴街，她太熟悉了，沿街的房屋、树木、花草……都仿佛向她这个失魂落魄的人招手示意。

子心的家，就住在这条街上。

这条街，令她怦然心动、令她痛心疾首，此刻她好想见子心，那怕不说一句话，只要能够静静地看他一眼……但是她不敢见子心、她害怕子心、她害怕子心不理她、害怕子心的家庭不和，她不知道自己的出现会给子心带来什么，可她又舍不得离开，只有在这条街上漫漫地走着、走着……

羽翼般的雾霭在飘、在散，没响声地奔向四方，给这儿留下一条丝带、一帕纱巾，给那儿撒下一缕轻烟、一团雾气；

阳光似火，空气仿佛凝结了一般，静寂和酷热在地面上闪耀，一望无际的苍空画出淫荡的弧线，俯伏在大地上，好象睡熟了一般，娇慵困倦，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夜莺已经在子心的家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。她呆呆地仰望着子心卧室那扇紧闭的窗户，墙壁上的爬墙虎虽然浓密，但是好象缺少水分似的，叶子都一片一片地搭拉下来，无精打采。夜莺好想见到子心。可是从早上到现在，根本就没有看到子心的影子，房门口也没有任何人出现过。子心家门始终紧闭，听不见空调机“嗡嗡”作响的声音，一切都那么静寂，就好像没有人烟似的。是否子心他们已经搬到别的什么地方住了？夜莺决定进去看个究竟，看望一下伯母也算了却了一份心愿。于是她伸出手来，揪响了那个熟悉的、红色的门铃按钮。

门铃声没有了过去的悦耳动听，沙哑地、断断续续地响着、显得有气无力，许久、许久……夜莺觉得好象快过了半个世纪，门才缓缓地开了条缝：“谁呀——？”

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。

夜莺的目光顿时凝滞了：眼前的老人是伯母吗，是子心的母亲吗？不像，根本不像！这分明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：头发蓬乱、目光呆滞、满脸皱褶、面无表情，一件破旧的灰布衫，套在皮包骨头的躯体上，手脚不停地颤抖……

这不可能是子心的母亲！伯母今年只有五十二岁，面前这位老人足有六、七十岁。而且，是那么苍老、呆傻。夜莺突然心头蒙上一层暗影：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？！子心一向最孝顺他的母亲，绝不会把瘦弱多病的母亲独自扔在家里。

夜莺浑身打了个冷颤：“伯母，请问子心……？”

“子心……嘿、嘿……子心……”老人断断续续地咀嚼着这几个字。

夜莺的心猛地揪起来，急急地问：“我是子心的朋友，他在家吗？”

“子心，子心，你别走……别走！……”伯母突然大声叫

喊起来，接着颤巍巍地向外走去，像要去抓住什么东西。夜莺赶快扶住她。“伯母，慢点、慢点……”将老人慢慢地搀扶到屋里。

屋里黑漆漆的，好阴森、好杂乱、好苍凉。虽然是大热天，夜莺的脊背上禁不住涌出一股寒气。一会儿，伯母安静下来，只是怔怔地望着夜莺。夜莺问她什么话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再也不像以前那个热情大方、嘘寒问暖的伯母了。

夜莺站起身，环顾这屋子：柜子、桌子、茶几，还有那墙壁上的挂钟，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，好象几十年没住过人似的。她好迷惑，即使是子心成了家，也不能不照顾他的母亲呢？

她悄悄地走上楼，推开子心的房门，环视了一下四周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：书桌紧靠着窗子摆放，上面整整齐齐摆着几摞书籍，床靠着书桌，床单铺得展展平平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。夜莺坐在床边，抚摸着床单、枕头、被子，一股温情涌上心头，她是多么希望能捕捉到他的一点影子、一点气息。抬起头，看见一个透明玻璃的雕花花瓶，摆放在一个烤漆细腻的三角架上：这是子心十八岁生日时，夜莺送给他的。这么多年，他还放着，夜莺好激动。她跪在床边，慢慢地捧起花瓶，用手轻轻抚摸——子心啊，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吗？五年里，我每天都想你好多多，可是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呢？片言支语都没有留下，就躲到别人的天空里，带走了我的心、带走了灵魂。你既然要离开我，为什么还保留着花瓶？想到这里，夜莺举起就要摔，刚要松手，又停住了。——唉！既然他要保留，我干吗要摔碎那个美好的回忆呢？就让这个值得思念的一幕，深深地埋到尘土里，化作袅袅轻烟随风飘去。夜莺将它又轻轻放回原处。她用手擦了擦床头，好厚、好重的灰尘啊……

夜莺站起来，打开那扇紧闭的窗户。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，跌落在书桌上、跌落在床铺上，屋子显得愈加寒伦。夜莺忽然看见枕头下面露出一个书角。她挪开枕头——哦，原

来是一个笔记本。夜莺拭了拭封面，小心地打开它，扉页上写着几句诗：

我的心已不在此地，
爱情的火依然痴迷，
夜阑卧听风雨的相遇，
莺歌飞旋得更加美丽。

……

夜莺心头一酸，忍不住垂下漆针似的眼睫，两行清泪渗了出来……

翻开第二页：

“夜莺，你真的好狠心，只留下一盘你的录音带，就悄悄地走了，还说什么一切尽在磁带中。回家一听，满盘儿都是你唱的“夜莺、小夜莺、我的小夜莺……”你到底还会对我说些什么呢？唉，不知我上一辈子究竟欠了你什么，这辈子非要拿整个心去偿还吗？不过，你既然接受了我的心，我的心也就永远属于你的了。我等你，——我的小夜莺！真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该怎么过。

夜莺含着泪微微地笑了。子心的心仍然是可知的。她回想起他们的罗曼史，还真有点可笑的地方：俩人心里明明都知道各自的心事，可是，逢人偏又说：我们俩个是超越爱情的好朋友。真是口是心非。

夜莺接着看下去，日记本上一字字、一句句都道出了子心的肺腑之言，它们的份量好重啊，压得夜莺喘不过气来。她的身体在不停地抽搐，泪水打湿了笔记本。她真的搞不懂，心绪难以理清。子心既然如此爱她、盼她想她；还精心叠了好多好多、写着“我爱你”的小纸鹤，这样的执着追求，这样的虔诚情意，他怎么会突然离开、突然变心了呢。

“我知道你喜欢历史。那好，我就为你发明一台时空倒转器……”

忽然，夜莺停止了哭泣，两眼直盯着笔记本上的这段话：

夜莺,我忽然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,这是我心愿。我知道你喜欢回顾历史,那好,我就为你发明一台“时空倒转器”。让它将你、我带回到远古年代中去,去欣赏我们喜欢的一切事物、去品尝人间的恩爱情谊。——爱神,请给我力量吧!为了我的夜莺……

“时空倒转器?”

夜莺有点莫名其妙,她迫不及待地往下看。原来子心他真的在研究“时空倒转器。”而且照他写的看来,已经快研究成功了,她知道子心有着比普通人聪明几十倍的大脑。夜莺急忙翻到了最后一篇日记。上面写道:

夜莺,你知道吗,我的发明成功了,它可以将人带回到过去的任何年代。明天,我就要去试验一下。试验成功后,我就安心地等待你回来。我知道:夜莺飞累了,会回巢的,我等你。

夜莺倒吸了一口冷气:“时空倒转器!”难道子心真的会去了……?不,不会的!夜莺急忙瞅了瞅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:——2001年8月1日。也就是一年前的夏天。夜莺的脸色煞白,不敢再往下想。

夜莺环视一下屋子四周,角角落落都布满了灰尖和蜘蛛网。再看看日记,字里行间,表明子心对她的挚爱没有改变。子心难道真的会……?夜莺越想越后怕。去问雨菲,她一定知道!夜莺抱起笔记本,顾不得向伯母打招呼,就冲出了房门。

夜莺一路急奔,飞快地跑到了科学院。问了雨菲的实验室就跑上了楼。把门人直奇怪地瞧看她的背影。

雨菲的实验室里,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传出来。夜莺赶快用手捂住耳朵,煞住了脚步。屋里的灯光比较暗淡,隔着窗户玻璃,隐约看到里面有几个人影在晃动,还听到说话的声音:“夏博士,只要这个s程序一修好,这台机器就管用。只是把人送进去,再回来就不容易了。”

夜莺贴着窗户仔细观看:这台机器不算太大,那个一